

# 半生书缘

——寻访世纪文学心灵

李  
黎

李黎女士

李黎女士，原名李瑞，笔名李黎，浙江嘉兴人。1934年生于上海。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调入《文艺报》任编辑。1960年调入《光明日报》任编辑。196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任编辑。196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66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68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70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72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7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76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78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80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82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8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86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88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90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92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9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96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1998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00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02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0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06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08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10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12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1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16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18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20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22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2024年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

# 半生书缘



——寻访世纪文学心灵

李  
黎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 / (美) 李黎著. — 2 版.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  
ISBN 978-7-108-06533-9

I. ①半…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1246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 数 176 千字 图 67 幅

印 数 07,001—13,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目 录

-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刘心武 1  
长河侧影——《半生书缘》自序 7

## [茅盾] 11

- 去冬见茅盾 13  
乌镇倒影 22  
茅盾的题字 26

## [巴金] 31

- 巴金先生谈过去、现在、将来 33  
【附录】“中国的良心” 60  
重访巴金的家 63

## [沈从文] 71

- 夏日北京：沈从文 73  
沈从文的长河 78  
命运之杯 81  
从文让人 84

【附录】人间风景——读黄永玉  
《太阳下的风景》及其他 92

[丁玲] 105

“今生辙”——访丁玲 107

在延安想起丁玲 119

“五四”女子 123

[艾青] 127

北方的吹号者 129

[钱锺书、杨绛] 149

一封“迟到”多年的信 151

给方鸿渐博士的一封信 160

读钱锺书《槐聚诗存》 164

又见杨绛 168

背 影 175

一个人和三个人 180

百年才情——岁寒访杨绛 185

“我们仨”终于又团聚了 197

- [范用] 201  
    半生书缘——记范用 203  
    【附录】双槐树 218
- [李子云] 221  
    昨日风景——怀念李子云 223
- [殷海光] 237  
    长巷深深 239
- [陈映真] 245  
    映真永善 247

##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刘心武

北宋大儒张横渠发出宏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等一般读书人，难以承担如此大任，但在“横渠四愿”的鼓舞下，或许也能以绵薄之力，多少做点沾边的事。

比如，“为往圣继绝学”，一般读书人，系统地承继“绝学”，很难。但是，对“绝学”心存尊敬，以点滴之力，融会进将割断的学问重续的时代工程中，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往圣”的“学问”之所以会被遮蔽、践踏、湮灭，其中最主要的，当属政治因素。在宏大的“往圣绝学”中，我们现在只取小小一瓢，即中国现代文学，来观察一下。由于1949年形成的新格局，在海峡那边岛上，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度被遮蔽、禁制，不仅鲁迅的文章读者读不到，举凡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沈从文……的作品，也成禁书。海峡这一边呢，改革开放之前，跑到岛上或异域的作家作品，也不大容易看到，有的如胡适，对于一般年轻读者来说，只知

他是个反动派，被猛烈批判，他的文字，只在大批判文章中被零星引用以为靶环，想看到他作品的完整面目，极难。再如梁实秋，他的大名是让人知道的，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撕不下的标签，至于他写有《雅舍小品》，则不仅看不到，甚至连信息也不给。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作家，沈从文不仅不再写小说，连作家的身份也被褫夺，只好去故纸堆里讨生活，研究古代服饰；丁玲、艾青、吴祖光等陆续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巴金、曹禺头十七年还算太平，到了“文革”，也被打倒；钱锺书因为懂多门外语，总算用他一技之长，去参与翻译领袖诗词，但他在1949年以前曾出版过的长篇小说《围城》，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才获重印，那之前的三十来年里，连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也并不知晓……

上面所提到的诸位现代作家，单个来说，或许有的难称“文圣”，但合起来，应是一个时代的神圣文脉，怎能将其从读者视野中“扫地出门”？

于是出现了一些力图冲破禁制，将切断的文脉接续上的较为年轻的读书人、写作者。李黎即其中一位。她1948年出生不久即被舅舅舅妈带往台湾，在那里长大成人，经历过台湾“戡乱”的威权政治所实施的白色恐怖，其中包括禁读鲁迅及留在大陆的诸作家的书，但年轻的心，首先是好奇，读书本无禁区，奈何钳制至此？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禁的人名书名，总会灌进耳朵里一些，你越不让看，我越想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要寻觅，偶得“禁书”，兴奋不已。但那时的台湾实在令人窒息，直到她留

学美国，忽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书架上大片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惊喜之后，便连篇阅读，阅读之后，就想，有的作者还活在大陆，那么，能否有一天，去往那片祖籍之地，跟他们结识，当面聆教呢？

1979 年，李黎来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大陆。邀请她的，是后来出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范用当时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被政治震荡切断的文脉，尽力接续起来。当然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士还有若干，但北京三联书店和范用，应该说是得风气之先，起步最早，着力最多。那时候大陆知道李黎的人不多，范用真是慧眼识珠，请到这位中国台湾长大、美国定居的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在北京做报告！范用好比巧妇，李黎仿佛金针，那场演讲，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线，在新时期中得以接续，穿过时代的针鼻儿，将海峡两岸、大洋两头，原来破裂的文学衣衫，精心缝补起来，华衫再现，霓裳羽衣……我这样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或会觉得夸张，那是不知那段历史时期所穿越过的隧道，曾是多么阴暗。

凭借范用的举荐，李黎见到了茅盾，她的第一本个人小说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茅盾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后来又有中国作家协会孔罗荪等开明人士的帮助，她在那年和以后几年里，相继见到了丁玲、艾青、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钱锺书和杨绛、吴祖光与新凤霞、丁聪和沈峻、杨宪益和戴乃迭、黄苗子和郁风、冯亦代和黄宗英、黄宗江和阮若珊……当然，她“不薄旧人爱新人”，也很快就结识了刘宾雁、白桦、李子云、张洁等相对前面所开列的先贤辈分较小的作家，她自己称，其中年龄

相对最小的一个，是我。所谓“最小”，是与前面诸位相比，其实我比李黎大六岁，她称我为兄，我是不必谦让的。

说来有趣，于李黎，我是未见其人，先遇其夫。1978年，也是范用先生牵线，给我来电话，说有位台湾去美国定居的薛人望先生，虽是研究细胞学的学者，却又是位文人，读了我1977年11月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班主任》，想对我做次采访，建议我解除顾虑，接受采访，畅所欲言。我接受薛人望采访后，他将那篇幅很长的采访录署名张华，拿到香港一家杂志社刊发了。那次采访中，他就告诉我，不仅他觉得《班主任》是个重要的文本，他那写小说的妻子李黎，也同样赞赏。1979年，李黎只身来到北京，我不仅在集体活动中与她见了面，更邀她到家里做客，从那以后，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1987年我第一次访美，就在他们圣迭戈家中小住，1998年我和妻子吕晓歌同游美国，又到他们斯坦福大学里的居所住了很多天。

《班主任》不是好小说，但敝帚自珍，它确实是个重要的文本。写它的心思，是觉得“文革”把四个方面的文脉几乎全给切断了：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1949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当代文学，每个范畴里或许留下零星的作家作品尚允许存在，其余基本上一笔抹杀，这样的文化政策，使得年轻的一代陷于愚昧，因此重咤鲁迅喊过的那一声：“救救孩子！”这个文本里的那种急于将四个方面被割断的文学重新续接上的内涵，不消说，正与李黎当时内心里那种“冲破桎梏读禁书”的情愫息息相通。这应该是我们一见如故的缘故吧。

李黎当年见过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作家后，来到我跟前，总愿跟我细说端详，有的内容，似不见于她后来的文章。比如她初见艾青，他们言谈甚欢，当中艾老忽然说失陪，去了另一间屋，关上门，移时许久才返回；那时艾老刚落实政策返回北京，暂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李黎推敲，因为没有卫生间，艾老应该是到隔壁屋使用罐罐去了，她很为这样的国宝级诗人不能有良好的生活条件而喟叹；她又跟我议论，艾老一侧额头上有个大包，按说很不雅观，但是想到那包里应该有许多的诗思，也就觉得不难看了……

1987年，蒋经国宣布结束“戡乱”，开放党禁、报禁，那以后台湾的出版阅读禁区基本上不复存在。大陆也有很多良性的变化。但是李黎所结识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家，许多都仙去了。2012年，她又来北京，我们见面时不免扳指逐一清点，硕果仅存者虽有，却陡生夕阳箫鼓之叹。

虽如此，“继绝学”之事，也还可以从小处做起。李黎将她多年来这方面的文字，编为《半生书缘》，是对前辈文圣们的致敬，也是对后来的读书人、写作者承继文脉的一种提示。

李白当年写出的诗何等的好，但他不认为自己的诗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对现实的敏感与想象力的飞扬，对往圣的尊崇、对传统的继承，是他时时难以释怀的，他有多首缅怀早他二百多年的谢朓的诗，其中《谢公亭》是这样写的：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我以为，李黎的这本散文集，多少有些李白此诗的韵味，不信你看。

2013年1月19日 时逢阴历腊八喝粥后 北京绿叶居中

## 长河侧影

——《半生书缘》自序

写出了童年和家族的回忆录《昨日之河》，接下来整理多年来记录因文字而结缘的两岸人物的新旧文章，发现结成之书也可以视为一本回忆录——我写的是那些位文学人物，记下的其实是我从少年到中年的文学人生之旅，途中记忆的点点滴滴、简牍篇章；其中有些当时就如获至宝，据实以书，但也有存留篋底未曾示人的。

十二位作家、学者、出版家、评论家，其文其人，都曾在我的文学生命里走过，有的驻足指点，有的伫留长谈。他们的话语文字，容貌举止，在我至少一半的人生里留下的涓涓记忆，随着时间汇成了一条荡荡长河。我在印象犹新的当时就用书写记下，更有幸者尚有图片的记录。在其后的岁月里，当珍贵的记忆再被触及，我还以新的文字补充。所以这本书里既有二三十年前的旧文，也有近年甚至刚写出不久的新文。

十二位里，有十位是大陆的作家学人。以我长在中国台湾、旅居美国多年的背景来说，他们原应是最不熟悉的人——在台

湾成长的五六十年代里，许多中国近现代的作家学者，只要是留在大陆或被贴上“亲共”标签的，他们的名字就成了禁忌，更不用说接触到他们的著作了。甚至即使是台湾的两位，殷海光和陈映真，他们的文字也一度遭到查禁。可是何以这些人会与我结缘半生？说起来竟是一桩憾事造成的机缘。

1970年，我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大学图书馆两层楼之间的小房间里发现一书架的中文书，里面竟然有我在台湾看不到的“禁书”！我像补课般急不可待地读着，试图弥补那个错失的文学断层。而那时正值“文革”，这些作家生死未卜，读时更添一份敬惜之心。当时又适逢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投入这场“海外五四”的结果是被当局视为“左倾”分子，上了黑名单，十五年不得回家。思乡情切之余，我转而去大陆做文化源流的探索，同时也是为自己的身世寻根。

1977年秋天，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那时还得先从美国到中国香港，在罗湖过境进入当时荒凉不毛的深圳，然后北京、上海、大西南走了一遍。那是一次个人的寻根之旅，我见到了骨肉至亲，也写下了情怀感触。后来与文学界联系上了，1979年去北京在作家协会做报告，谈台湾与海外文学，同时结识了几位中青年作家。但我当时最挂心的还是硕果仅存的老作家们。多亏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为我引荐，从那年起，我像跟时间赛跑一样，赶着求见尚在世间的老作家。那时距离“文革”结束还不久，资深的文学人士几乎全是浩劫的幸存者，更有文名早已湮没而自嘲为“出土文物”的。我怀着虔敬又有些许惶恐的心情，访问了好些位原以为再也见不到的前辈。这是之前几年我在

那间图书馆的小室中，做梦也不敢奢望的机缘。

就这样，我一位一位地求见，几乎都没有遭到拒绝。有的赶上见到他最后的夕照余晖，如茅盾；有的结为朋友，一同度过悲欢交集的 80 年代、变化巨大的 90 年代，甚至还有更久的。

大陆的十位：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附带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范用、李子云，每位至少有一篇或新旧数篇来记述；此外还有许多文中提及但没有专文写出的人物，我也非常珍惜与他们的结识交往，书中选用的照片里他们的影像，是那段遥远岁月的念想。

当然，台湾的陈映真和他的那辈《文学季刊》的朋友，都是我少年时代文学的启蒙者，对他们我始终深深感念。而重访殷海光温州街故居，就会想起也曾住温州街巷子里教授过我的师长学者，那些温煦的记忆伴随我从青年岁月至今。

所以，这本书写的并不止这十二位，其实还有更多。

逐篇写完题记之后，才悚然发现：每一位书中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海峡的两边，都曾遭遇过压抑，甚至牢狱禁锢。是巧合吗？还是我不自觉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正逢上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那段酷痛的历史？显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映照，一群知识分子的范本。尤其是，但凡有理想、有才华、有风骨的写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都无法逃脱政治的旋涡吧。

为了比对时代背景，我检视书中人物的生年，茅盾是唯一一

位 19 世纪出生的 (1896), 更多的出生在 20 世纪初, 而成长于“五四”年代。最“年轻”的是陈映真, 生于光复前的台湾, 1937 年, 正是卢沟桥事变、艰苦的抗日战争开始那年。也就是说, 他们无论生长在中国的哪一处, 从 1930 年到 1970 年甚至 1980 年代,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都难免经历了那段历史为他们铺排的命运。

所以, 我所见到、记得、写下的, 不仅只是对我的文学生命有过深远影响的人物, 更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见证, 一个 20 世纪民族书写的侧影素描。可是到了 21 世纪, 今天的读者, 有多少还熟悉这些人的文字, 甚至名字呢? 然而, 只要是一个阅读者, 只要还在阅读, 纵使从来不曾直接阅读他们, 我相信, 也无可避免地经由他们滋润和影响过的文字, 间接领受了这些文字之中其人和其文的传承。临河就水, 虽已望不见河源, 也该知道源头来自的方向。

书中的几十张图片多半是旧照, 我几乎都能清楚地记得拍摄时的情景与心境。那一刻的时光就停留在快门按下的刹那; 也有的在其后三十年间还在延续, 陆续有了更新的照片, 带出逐渐变化的容颜, 见证了时光的流逝——他们的, 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我何其有幸得以亲眼目睹历史, 当时激动心情之下做出的记录, 容待日后沉淀定格。今日整理成书, 倏忽已过半生。人书俱将老去, 唯愿文字长存, 记忆之河长流。

2013 年春, 美国加州斯坦福

## [ 茅盾 ]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中国现代作家及文学评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茅盾于1928年发表首部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著名的作品有代表作《子夜》、《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此外亦著有《西洋文学通论》。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了文学奖（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故乡桐乡乌镇的居所——茅盾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